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七

□ 12
3197
7



門 口 12
3197
卷 7

左傳輯釋卷九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和十年一月十五日 購求

文公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杜無傳再邾子

濂陰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無傳義與大

室屋壞

杜大廟之室 安正義公羊作世室傳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天

猶世世不毀也衡案大世古通用大子謂之世子左傳子大叔論語作世叔伯父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子咎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

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子棊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杜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命帥眾

左傳輯釋 卷之九

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

賈季在秋難日至矣若之何註杜六年賈季奔秋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

能外事且由舊勲註杜有孤偃之舊勲安衡案申

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註杜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

而不犯註杜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

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註杜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妻子請自歸于秦

秦伯許之註杜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註杜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

魏人在東註杜今河北縣於秦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

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註杜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

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註杜辭行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註杜言必歸其妻去心

乃行繞朝贈之以策註杜策馬馱臨別授之馬馱並示日子無

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註杜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諫而還註杜喜得士會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註杜士會堯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安正義伍負屬其子

者知已將死預使改族其傳有為而發之士會之帑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辟

傳說處秦為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意蓋以為

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自秦徙魏其源本出劉累

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籍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衡案桓公之子為七

大夫於楚吳夫槩王奔楚為堂谿氏亦皆不顯於後然左氏皆因事記之以詳其始

終其處者為劉氏亦彼類耳且上文秦伯誓士會曰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秦伯踐

其誓而有願留秦者此尤不可不記何言不類也已不能通傳意厚誣古典妄甚

邾文公卜遷于繹註杜繹邾邑魯國鄆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

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杜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

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安衛案左右以命為性命邾子為天所命言天使已能為此言禮教之入久深矣哉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注解命在養民為養民命謬甚

安正義俗人見其早卒謂由遷而死死之短長有時不遷至期亦卒傳言君子曰知命所以證俗人之惑邾文公以莊二十九年即位至今五十一年享國久矣命非短折也衛案以天所以命已為重死之短長付之自然故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壞書不共也杜簡

宗廟使至傾積故書以見臣子不共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杜鄭衛貳于楚畏

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杜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杜言亦同有文子賦四月杜

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杜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

國以安陸祭云此與襄十九年穆叔見叔向賦詩皆云四章蓋取控于大邦誰因救助註誰極之義然在今詩實為五章故杜解云四章以下蓋委曲以就傳文耳

或可古詩章次與今不同如宣十二年楚子引周頌之比蘇氏并此詩二章三章為一求合於傳恐未然也衛案孔子未刪之前詩有失次第者如此篇及楚子所引周頌皆是也孔子自衛歸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樂正則杜文子賦采薇之四章杜

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杜謝公公荅拜杜邾人伐我南鄙叔

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杜新城宋地在梁秋七月有星

孛入于北斗杜孛非常所有故書之公至自會杜無晉人納捷菑

于邾弗克納杜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九

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杜既許復之故從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傳卷之九

卷之九

九

社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

安正義公羊之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

註舍已即位弒君例在宣四年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曰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
克殺公子卓于朝經書里克殺其君卓是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也
衡案踰年即位禮也舍不待踰年昭公卒即正即位之禮既已正即位之禮不得
從而書君傳云昭公卒舍即位正釋此經所以書君也杜特據僖九年傳斷為先君
既葬稱君不知彼傳云未葬者釋經書其君之子非謂既葬成君十年經書弒其君
卓者晉踰年始赴故從成君之例書其君仍是踰年稱君之法也九年傳稱殺公子
卓于朝若既葬成君傳亦當書弒其君而仍云公子卓亦釋明年經所以書弒其君
也杜讀傳不精遂初既葬稱君之說謬甚公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
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弒君
大逆豈待已立之然後始正其罪哉公羊亦非

齊人執子叔姬

杜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齊人執單伯

杜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

宋子哀來奔

杜大夫奔例書名氏貴之故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

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

杜奔亡禍也歸復福也懲不敬也社欲使怠慢

邾文公之卒也

杜在前

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

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安釋文如音配本亦作

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杜驟數也商人桓公子

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

有司以繼之

杜家財盡從公及國註之有司富者貸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安衡案註舍即

位釋經所以稱其名也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

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

社從楚註者陳

且謀邾也

杜謀納註捷菑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

杜元

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

憾

杜不為君註則恨多

安衡案言我若為君爾不能事我必將殺我則我徒亦恨爾是爾

句不言爾必殺我隱然言其將殺已而下文承之云將免我乎爾自為之則將免

我乎爾為之

杜言將復殺我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

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杜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

末學所得詳言安劉歆云斗天之三辰綱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斗也彗星低於大陽其行尤速東西南北不定約略三四十日乃滅蓋是孛入於北斗魁過三星便滅宋王者之後齊晉中夏之大國於諸侯為魁故以三國當之宋在南齊次之晉在北以其所過分禍之先後故曰宋齊晉彗星天之亂氣又有除故布新之象故曰死亂劉謂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是也晉趙盾以

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杜八百乘六萬人言力有餘邾人辭曰齊出

纓且長杜纓且長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杜立適以長故曰辭順周

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杜王匡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聘

啓訟周公于晉杜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聘啓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杜復

和楚莊王立杜穆王親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

而伐舒蓼杜舒即羣二子作亂城郟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

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杜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為師王子燮為傅廬戢黎及叔

麋誘之遂殺鬪克及公子燮杜廬今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夫叔麋其佐鬪克子儀也安衡案黎

黎非今從是利本岳本初鬪克囚于秦杜在僖二秦有殺之敗杜在僖三而

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杜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

作亂杜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己氏也杜在八魯人立文伯

聽命復而不出杜不得使與聽政事終寢於家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

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杜子孟獻子請立難也杜

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

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杜請以卿禮葬安王荆石云請歸葬

也葬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杜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

來奔杜出而待放從放書曰宋子哀來奔賁之也杜賁其不食汚君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杜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杜猶言某甲

顧炎武云夫已氏猶言彼己之子衡案顧說是也焦循因杜某甲之云以已為戊已之已謂桓公之子六人商人居其季故曰夫已氏因引孔廣森經學危言以證非臆說然終不免為鑿說矣其說詳見于左傳補疏文長不錄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

杜昭姬子

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

叔姬齊人執之

杜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

又執子叔姬

杜欲以取辱魯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杜華孫奉使

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杜

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厚之教故特錄教喪歸以示義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

杜傳例曰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杜傳例

曰獲大城曰入

秋齊人侵我西鄙

安衡案本或無秋字非

李孫行父如晉冬十有

一月諸侯盟于扈

杜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

子叔姬

杜齊人以至故來送子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杜因晉請齊三月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杜古之盟會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公

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

其祀其敢辱君

亞旅

杜亞旅上安正義尚書牧誓武王呼羣官而誓曰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孔

請承命於

三帥三命之服侯正亞旅受一命之服皆卿後即次亞旅知是上大夫也衡案亞旅下大夫也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正義所引皆可以為亞旅為下大夫之證而反以為上大夫之證蓋心

魯人以為敬

杜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敬魯

曉注非而不敢破耳

安正義

魯鈍之人顧炎武云傳以華孫辭宴為合禮解失之焦循云檀弓云魯人欲勿殤童汪鏡魯人曰非禮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皆指魯國之人此傳在魯言魯故曰魯

國之人以為敬華耦之來魯人以其為罪人子孫若自侈大將有以譏之耦先自言華督得罪於殤公請承命於亞旅此口給故魯國之人以為敬也服虔云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亦謂魯國之人衡案傳不言君子而云魯人則非全與之辭也但訓魯鈍亦非傳意服說得之

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杜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為冬齊侯

齊人或為孟氏謀

杜孟氏公孫教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

曰魯爾親也飾棺

寘諸堂阜

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

杜卞人

魯下邑

安衡案卞蓋孟氏之邑與齊堂阜接壤知卞人見之必告孟大夫故寘諸堂阜也論語卞莊子或謂即孟莊子其說可從

惠叔猶

毀以為請

杜教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

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

之

杜殯於孟氏之寢終叔服之言

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教之喪為孟氏

且國故也

杜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

聲已不視惟堂而哭

且國故也

杜皆以罪降

惠伯曰喪親之終也

杜聲已惠叔母怨教從

襄仲欲勿哭

杜怨教取其妻

惠伯曰喪親之終也

杜惠伯叔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

杜各盡其美

安衡案

兄弟不相能之能猶善也

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

來

杜教在莒所生

孟獻子愛之聞於國

杜獻子穀之子仲孫蔑

或譖之曰將殺

子獻子以告季文子

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躄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于社

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于社

諸侯用幣

于社

伐鼓于朝

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于社

伐鼓于朝

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于社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齊人許

于社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齊人許

齊人許

于社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齊人許

齊人許

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杜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

書曰單伯至自齊

貴之也

杜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喜而告廟

安衡案喜本或作既非

新城之盟

杜在前

年蔡人不與

杜不會盟

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杜兼帥二軍曰君弱

不可以怠

杜怠解

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

杜勝國絕其社稷有其土地

獲大城焉曰入之

杜得大都

秋齊人侵我西鄙

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

杜齊執王使且數伐魯

安衡案本或無陳

侯二

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杜明

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

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杜惡其受賂不能討齊

安王念孫云故字

涉下文王故也而行云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也者不書晉侯宋公云云而總之曰諸侯言其無能為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文義正與此同則無能為下不當有故字自唐石經始行故字而各本皆從之信十四年文七年正義兩引此文皆無故字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

書諱君惡也

杜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為惡不書謂不國別序諸侯

與而不書後也

杜謂後期也今貶諸侯

似為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杜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安衡案此舉經文而釋之言凡內女出棄當書子叔姬歸今書曰齊人來歸子叔姬尊王命故也杜謂齊人因王命歸叔姬殊非傳意也 齊侯侵

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

杜不能討已

安衡案不能猶

遂伐曹入其郛

討其來朝也

杜此年夏朝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

杜執王

使而伐無罪

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

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安衡案禮出於天故曰天之道也下因變文言天

詩曰胡

不相畏不畏于天

杜詩小雅

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杜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

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

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杜為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安衡案又變文言禮以結上文在存也言必亡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杜及與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杜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視，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杜信公疾，且以賂故，鄆丘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杜泉臺臺名，毀壞之也。

白。

杜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杜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

公有疾，使季文子

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杜間疾，瘳。

夏五月，公

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有蛇自泉

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杜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

泉臺。

杜魯人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

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杜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

庸人帥

羣蠻以叛楚。

杜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

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

杜選楚地，百濮夷也。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杜備中國。

楚人謀徙於阪高。

杜楚險也。

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

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杜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

自廬以

往，振廩同食。

杜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

安衡案，以往猶以後也，至廬猶能

饑，次于句瀝。

杜楚西也。

使廬戢黎，侵庸。

杜戢黎廬大夫。

及庸方城。

杜方城，東有方城亭。

庸人逐之，囚于揚窻。

杜窻戰黎官屬。

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

杜師叔楚大夫，潘廔也。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

杜還復句瀝師。

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

杜師叔楚大夫，潘廔也。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不可。

杜師叔楚大夫，潘廔也。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

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杜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

安釋文史記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

與社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杜軍走

唯禪儵魚人實逐之

杜禪儵

三邑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使三邑人逐之

安馬宗璉云水經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鄧元是也魚既是羣蠻禪儵亦是羣蠻儵本或作儵非

駟會師于臨品

杜駟傳車也臨品地名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

安衡案駟疾傳也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

杜子越闔椒也石溪仞入庸道

秦人巴人

杜隊部

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

杜蠻見楚強故

遂滅庸

杜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鮑禮於國人

杜鮑昭公庶弟文公也

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自年七十以上無

杜數不

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

杜羞進也

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杜桓鮑之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

杜有賢材者

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杜桓鮑之

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

杜鮑適而不可

杜以防閑

乃助

之施

安衡案足利本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如此乃本或作夫人非

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

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

杜元華督曾孫代公子成

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

司馬

杜代公

鱗矐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

杜壽蕩之子

公子朝為司寇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

杜壽蕩之子

杜意諸

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

杜禍及

棄官則族無所

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

杜姑且也紆緩也

雖亡子猶不亡族

杜已在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

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

安衡案能如柔遠能迓之能猶言順適毛本其誤具

至于君祖母

以及國人

杜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

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

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

杜行去

安衡案足利本石

岳本如此而非本或作以非

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杜言無以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

杜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

安衛案姊水或作妹之師或作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

蕩意諸死之

杜不書

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

也

杜始例發於臣之罪今

安正義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

指彼例也彼雖在此之後乃是例之初始故謂彼為始例衡案經下注舉宣四年例故稱為始例非謂彼為例之初始也云重明者以與彼例相復不必論先後也

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

杜代意

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杜意諸

安釋文虺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杜自閔傳以下終於春秋

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

西鄙

杜西當為北

安正義經言西鄙傳言北鄙知非傳誤者魯求與平即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杜昭公難以無道見弑而

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

秋公至自穀

杜無

冬公子

遂如齊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

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杜卿不書

安衛案十六

文公收宋國人心之事曰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如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是鮑欲收人心以代昭公之跡甚明及宋人弑昭公則直釋之云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未嘗一言非鮑後儒因此等之文疑左氏釋經不得仲尼之旨不知使昭公不失人君之道鮑雖欲收人心國人豈肯從之哉而昭公自知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不能改其行為人君者固不宜如此故仲尼特正其罪沒其名不書而傳亦釋之云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蓋經隨事示道舉其所重未嘗較他得失以立言傳知其意往往以序事釋之如十六年備載鮑收人心之事預釋此年經書又書諸侯之意不狗言昭公所以見弑也予故云善解春秋者莫左氏若焉後儒所見狹或執君臣一定之理或較彼此他日之得失此特朱子綱目之意耳孟子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唯

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通此言也可無疑於左氏之釋經矣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杜過五月之例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杜魯不能救魯故請盟

晉侯蒐于黃父

杜一名黑壤晉地

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杜傳不列諸國而言復

合則如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

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杜刺宋

而復不能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

之書以告趙宣子

杜執訊通訊問之

安衡案陸聚解執訊為執晉通訊問之人而與之書鄭與晉非離國不

自使其人而執晉人使之通書重晉怒益甚鄭難無人必不如此愚矣

曰寡君即位二年

杜魯文二年召蔡侯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杜行朝

敝邑以侯宣多

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杜宣多既立穆

十一月克滅侯

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

杜減損也難未盡而

安王引之云滅滅

篇曰滅盡也說文曰剽滅也從刀尊聲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簡子曰帝命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帝命主君滅二卿是滅

為滅絕也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

杜歸生子家名

以請陳

侯于楚而朝諸君

杜請陳于楚與俱朝晉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

事

杜歲救也救

安歲救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

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

杜將夷往朝晉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

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

杜密邇比

雖敝邑之

事君何以不免

杜免免

在位之中一朝于襄

杜襄

而再見于

君

杜君靈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

杜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

安正義此歸生對晉稱己君當云寡君之二三臣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是其事也此言孤者蓋鄭伯身自對晉或自稱孤歸生因

即以孤言其君也衡案上文曰寡君曰敝邑歸生自述其意也在位之中以下乃述鄭伯之言故曰孤曰小國若非鄭伯之言當言寡君即位不宜言在位之中故知在

位以下述鄭伯之言也

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

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杜言首尾

身中不

又曰鹿死不擇音

杜音所殊陰之處古

正義服虔云鹿得美

迫將死

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

衡案鹿聲可愛故云死不擇音者以喻出惡聲也

小國之事大國

也德則其人也

杜以人道相事

不德則其鹿也

能擇

杜銜疾走貌言急則欲

陸榮云詳子家此書未見其有從楚之意下文

俱在杜陸各

命之罔極亦知亡矣

杜言晉命

將悉敵賦以待於儵

唯執事命之

杜儵晉鄭之竟言

安釋文儵直劉及衡案儵本多作

文公二

年六月壬申朝于齊

杜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

四年二月壬戌

為齊侵蔡

杜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

亦獲成於楚

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

杜今號

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

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杜趙穿卿也公壻

安衡案公壻姓

杜晉侯女壻乃趙

秋周甘歆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

杜邠周大夫

杜邠周大夫

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為成

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杜夷

杜夷

公也石楚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

杜荀且

杜荀且

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杜荀且

杜荀且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安衡案傳不釋臺下疑十

安衡案傳不釋臺下疑十

秦伯瑩卒

杜無傳未同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杜

杜

冬十月子卒

杜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

安惠士奇

夫人姜氏歸于齊

杜

杜

莒弑其君庶其

杜

杜

季孫行父如齊

杜無

杜無

杜稱君君

杜無

杜無

杜無道也

杜無

杜無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杜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

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杜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惠伯令龜杜以下事告龜卜楚丘

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杜齊侯終令龜有咎杜

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杜斷其尸足而使歌僕杜僕御也

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駟乘杜駟乘陪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杜齊南城西

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安惠棟云杜氏依京相璠言申池在齊城南非也申池

不復言歸舍爵也詳見于襄十八年二人浴于池歌以扑扶職杜扑筮也扶擊也職怒

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

病者何如杜言不以父別為病恨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杜

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杜桓公子六月葬文公秋襄仲

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杜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敬

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

之叔仲不可杜叔仲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曰子

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杜詐以子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

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

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杜惠伯死不書者史畏安顧炎

殺視及叔仲惠伯不書亦諱之耳衡案仲殺三人皆一時之事既諱殺惡則

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杜不絕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杜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

道殺適之庶安衡案天乎者呼天訴之也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

昔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

杜紀號也昔夷無諡故有別號

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杜未見公而文子註出之故來不書

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杜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德以

處事杜處猶制也事以度功杜度量也功以食民杜食養也作誓命曰毀

則為賊杜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杜掩匿也竊賄為盜杜賄財也盜

器為姦杜器國也主藏之名杜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杜用姦也為大凶

德有常無赦杜刑有常在九刑不忘杜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安惠棟云九刑謂刑

書九篇也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大史

尚大正即居于戶西南向九州口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策執

策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大祝以王命作策策告太宗王命口口祕作策許諾

乃北向繇書于內楹之門眾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大史策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

乃左還自兩柱之間口歲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因順爾臨

獄無頗正刑有撥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

殆難公咸若大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誓首行父還觀莒僕莫可

則也杜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

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

則姦兆也杜兆域也安陸案云以器為兆域於義未允或曰姦兆者姦之徵兆

公若藏之為凶德也非以器為兆域莒僕之姦既顯矣若訓微兆其義反劣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

民無則焉不度於善杜度居也安衡案度與宅通下句云皆在於凶德杜欲

反訓揆言凡事不揆度於善道也履軒讀如字亦非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杜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欷檮戾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

左傳卷之九

達杜此即垂益為阜陶之安正義鄭玄注論語云阜陶為士師號曰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杜齊中也淵深也允信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杜高辛帝魯之號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杜此即穆契朱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

元杜肅敬也懿美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杜濟成也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杜后土地官禹作

主地安衡案于本多作於左傳中于於錯出詳考全部凡地上多作于事物上多

本或作註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杜揆度也成安正義孔安

治曰平五註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杜契作司徒五教在寬父義母

慈兄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杜內諸夏外夷狄安衡案此以一家言則內謂家

則天下亦註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帝鴻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

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醜亦惡也比安正義掩蓋義事而不行隱

案隱匿也義人則掩蔽之姦賊則隱匿之下文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註安正義掩蓋義事而不行隱

與比周實此句也堯典驩兜薦共工正與此傳同杜云謂驩兜是也天下之

民謂之渾敦杜謂驩兜渾敦安正義莊子稱南方之神其名為儻北方之神

而混沌死混沌與渾敦字之異耳少皞氏有不才子杜少皞金天氏安衡

皞非今從石經宋本註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

誣盛德杜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安正義蒐索隱伏是蒐得為隱

隱為惡也成德謂成就之德故為賢人定本成德為盛德陸粲云崇者增高之意蒐

索也林堯叟云求人之隱隱是也段玉裁云靖譖庸回即靖言庸違也回邪也古回

違通用衡案崇尊也服當訓用言聽用讒言蒐羅姦慝自為羣小之淵藪以誣成

德之人也據正義其本作成德今作盛德者乃定本也義雖兩道正義本似長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謂共工其行安陸粲云戴章甫曰據山海神異經

構杌鬻餐俱獸名蓋四凶之號皆取象於惡獸杜氏考之未詳乃以義理解之非也

今案宋俞成所著叢說亦有此論然服虔解已如是矣衡案傳云謂之則別有其物

而比之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杜話善告之則

服說是

頑杜德義不

舍之則罷杜不道

微很明德

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構杙杜謂絲構杙頑凶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

于堯堯不能去杜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

于堯堯不能去杜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

縉雲氏有不才子

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杜亦貪也盈

實不知紀極杜謂貪冒若目無所

不分孤寡不恤窮匱杜滿也實財也

不可盈厭聚斂積

謂之饕餮杜貪財為饕餮

謂之饕餮杜貪食為饕餮

舜臣堯

賓于四門杜關四門達四

流四凶族杜案四凶罪狀

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與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杜徽美也典常也

無廢事也杜此八愷

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杜流四

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杜舉十六相

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采杜史克激稱以

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采杜史克激稱以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杜文公殺昭公故武族欲因其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

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杜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

遂出武穆之族杜穆族黨於

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杜樂呂戴公之曾孫為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九終

左傳輯釋卷十

日南 安井 衡 著

宣公

安名倭一名接文公庶長
註子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無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不譏喪聚者
不待貶責而

自明也卿為君
逆例在文四年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杜稱婦有姑之辭
不書氏史闕文

安衡
註案

言婦則不書氏於文宜然非闕也必言婦姜者昏禮主於父母雖公侯不自主父沒
則稱母宣公嚴然在喪服中而敬贏敢主其昏罪有所歸故稱婦姜也左氏不釋者
杜上注云不待貶責而自明是也

放者受罪黜
免宥之以遠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平州齊地在
泰山牟縣西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

人取濟西田

杜魯以賂齊齊人不
用師徒故曰取

秋邾子來朝

杜無傳 楚子鄭人侵

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杜傳言救陳宋經
無宋字蓋闕

安衡案上經云楚子鄭
人侵陳遂侵宋遂兩

事之辭楚鄭初志侵陳耳伐宋乃其餘事故經獨言救陳而
救宋在其中矣傳則詳言之所主在敵事實也非經有闕文

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杜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棗林鄭地熒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安釋文崇本亦作崇

晉人宋人伐鄭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杜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杜遂不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杜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晉甲父于衛

杜晉甲會于平

而立晉克

杜克甲之子

先辛奔齊

杜辛甲之屬大夫

會于平

杜辛甲之屬大夫

州以定公位

杜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拜成

杜謝得會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杜濟西

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

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討齊皆取賂而還

杜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

杜卒在文十三年

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

杜卒在文十三年

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棗林以伐鄭也楚為

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為魯討齊取齊賂也

賈救鄭遇于北林

杜與晉師相遇熒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

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杜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

杜崇秦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

國大夫

役

杜報囚

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杜競強也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杜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杜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

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杜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霸

者之義故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泉

杜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

執政之臣

安衡案靈公彈人於臺熊蹯不熟而殺宰夫其害不及國厚斂則稍及例在四年

之義而傳釋之以不君言靈公失人君之道而已其惡未至無道故經稱臣以弑也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據傳子公與子家謀弑鄭伯子家止之反譖子家子家

懼而從之是子公雖首謀子家為正卿故蔽獄於子家故傳釋之曰權不足也趙盾非權不足者其力足以誅穿而不誅本雖非與謀而其罪浮於歸生矣杜接彼以例

此非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杜無傳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

杜受楚命也

安釋文命于楚本或作受命于楚

非也臧琳云陸氏非之是也傳文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

宋華元樂呂御之二

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杜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

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誠百人

安釋文誠百或作誠百人者人行字衡案註誠軍戰斷首也不當言人釋文是也

狂狡輅鄭人鄭人入

于井

杜狂狡宋大夫輅迎也

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杜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

安顧炎武云邵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然則戎為句昭果毅以聽古語也下四句乃左氏益之耳杜注殊不的衡案昭字管下

為毅易之戮也

杜易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

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杜疇昔猶安衡案昔夕通疇

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

杜憾恨也殄絕也衡案殄絕常訓杜何不知

於是刑孰大焉

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杜詩小雅義取不良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

遲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

杜畫馬為文

安正義謂文飾彫畫之類也

陸聚云說文引此傳作駮馬亦云畫馬也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自有文采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衡案古者馬貴純毛定色不貴異文詩所謂四

從轉輯釋

卷之十

陸聚云說文引此傳作駮馬亦云畫馬也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自有文采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衡案古者馬貴純毛定色不貴異文詩所謂四

黃四驪九十其犗及駢駟駟之屬皆是也鄢陵之役傳贊晉軍曰鞞鞞鞞鞞孟子曰繫馬千駟不視是馬貴盡飾畫馬則更盡飾矣故說文文馬訓畫馬而杜從之也丘云馬之毛色自有文采是後世貴異物之見非古義也

外告而入杜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日子之馬然也杜叔牂羊斟也早

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杜叔牂知前以既合而安衛案知毛本

來奔杜叔牂言畢遂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杜植將

其植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是植為將領主帥監作者也

衛案周禮植先鄭以為部屬將吏後鄭不從云植築城植也此亦當訓植為猶設也

華元量城地廣狹使徒設周城之植而巡其功也即城者謳曰睥其日嗜

如先鄭說植謂大司馬部曲將吏非主帥也注疏俱謬

其腹棄甲而復杜睥出目嗜大腹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于思多

安釋文于思如字又西才及多鬚貌賈逵云白頭貌復扶又反鬚修于反字又作鬚

註惠棟云毛詩賦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

間聲近斯正義曰服虔以于思為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後

漢書朱儒傳賊多鬚者號于氏根注杜注為證案此則于為須思為白于思為白

須也衛案賈服解于思為白頭杜解為多鬚俱未詳所據惠據朱儒傳訓于為鬚據

狐葉箋訓思為斯然斯思字異古人未嘗假借通用于氏根俗語三字連讀為義而

剥取于字以為鬚義未允即如其說乃鬚白非白鬚恐非號人之語竊謂于大也釋

文思又西才及則讀可為顯顯類也上文旰其目嗜其腹是華元狀貌雄偉解于思

為大類顯似與二者稱此誠臆說姑書以備參考復如字釋文扶又反非

尚多棄甲則那杜那猶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

者耳衛案牛生牛未剥其皮故云牛則有皮犀兕不生於宋唯有其皮此承上文有

皮故云犀兕尚多言其皮尚多也故下文役人曰從其有皮可見華元不言宋有二

獸也管子曰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古者以革為甲曾據考工記犀甲為上兕甲次

之牛甲為下當時諸侯力征甲冑為第一要器則宋國雖不生二獸亦必多蓄其皮

故云尚多非苟荅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安衛案從華元曰去之夫

其口眾我寡杜傳言華元不吝安陳樹華云林堯叟注云言其彼夫然夫字

屬下亦未妥不如連文夫作助語辭為允也阮元云案以下六字為句者是左傳凡

云夫已子夫先自敗也已言夫者皆指其人言也衛案阮說是也夫指役人林訓役

夫則夫為實字非也去之夫三字連讀則不改其口為彼口不可通此文本平坦易

讀然先儒誤解或并誤後生不得不隨而辨之所謂為後世滋一辨者至解經諸家

此散尤多今皆置而不論焉秦師伐晉以報崇也杜伐崇在遂圍焦杜焦晉河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杜陰地晉河南山北自

上洛以東至陸渾

左傳

卷之十

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

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杜競強也鬬椒若教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

尹杜失君道也以明於初應稱國以弒姑益其疾乃去之杜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晉靈公不君

九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杜畚以

為之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杜草索

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杜士

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安衡案臣朝於君入門揖當階揖當碑揖則君當

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註視之為貌然後又前此三進也靈公雖不視亦從

此禮故云三進及溜溜屋溜即階下也士會未升堂而逆謂之曰吾知所過

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杜詩大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

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能補過也杜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言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杜

常服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杜鉏麇音晨往寢

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杜不解衣麇退歎而言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

如死也觸槐而死杜槐趙盾安顧炎武云麇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明

廷之槐而死韋昭曰廷外朝之廷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外朝三

槐三卿位焉此說得之蓋當時麇退而觸靈公之廷槐者歸死於君也衡案若是趙

盾庭樹誰聞麇語而傳之也杜庭樹矣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

其右提彌明知之杜右車安釋文提本又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

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安釋文遂扶舊本皆作扶房字及服虔注作跪先典反

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跪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

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疏云凡在堂立行禮不說屨安坐則說屨故鄭云燕坐必說屨以其屨在足賤不宜在堂陳於尊者之側也是侍宴於君者脫屨於堂下宴終下堂向隱納屨則跣以下乃其常何須更言跣下堂當納屨悼公急於止魏絳之死徒跣出門故傳以狀其急迫與此自別宴主歡而末論彌明言過三爵非禮之意不敢即起彌明見事急言畢遂扶盾以下當時急迫之狀千載之下猶如目覩之非扶其醉也遂兩事之辭彌明言畢扶盾故云遂若以遂屬盾於文不詞改扶為跣又與禮違而虛反以作

雖猛何為

杜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己用

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

杜大也盾曰棄人用犬

山舍于翳桑

杜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安王引之云下文曰翳桑之餓人也則翳桑當是地名僖二

十三年傳曰謀於桑下以此例之若是翳桑樹下則當曰舍于翳桑下之餓人今是地名故不言下也春秋地名取諸草木不可枚舉且傳凡言舍于者句未皆地名其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五梧地名亦取諸草木矣使謂舍于五梧為在梧樹之下其可乎自公羊氏傳聞失實始云活我於桑桑下而呂氏春秋報更篇淮南人間世篇史記晉世家並承其誤杜不能釐正而又臆為之說非也余友馮進士器之亦云翳桑蓋地名衡案王說是也舍宿也一宿為舍趙盾自首山還將宿于翳桑見靈輒病卧於翳桑路傍而問之既則分其餉而食之見舍其半乃使盡之既就舍舍更為之簞食與肉真諸橐以與之也若盾息于桑下恐亦不能為簞食與肉以此推之翳桑之為地名益明

見靈輒餓問其病

杜靈輒曰不食三日

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

杜宦學

未知母之存否今近

焉

杜去家

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

杜簞筍

安正義

為公介

杜靈輒為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

餓人也問其名居

杜問所

安林堯叟云問其名及所居也衡案杜不言名

不告而退

杜不望

遂自亡也

杜輒亦

安王引之云此

記之詞盾則仍未知其名也君之放逐故曰自亡有亡乃有復故下文言宣子未出山而復而大史謂之亡不越竟也若以此為輒亡則傳尚未言盾亡下文何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穀梁傳敘此事亦云趙盾出亡至於郊衡案此節雖明盾得免之由其事則專記輒所以免盾則亡亦輒亡非盾亡杜注是也下文云宣子未出山而復則其亡可知故傳不言盾亡杜知之故云輒亦亡亦宣子也王云傳尚未言盾亡下文何以遽云未出山而復乎是以後世文論左氏也記曰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語曰雖少必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況左氏之聖於文何必先言亡然後始言復哉至言出奔出於己意不待君之放逐故曰自亡則又大不然春秋書大夫出奔不可枚舉或為人所逼或恐及難或避人怨其待君之放逐者蓋無幾爾且宣子未越竟假為君所放逐亦不

得書出奔此等謬說本不足辨但其人以博學明辨聞於世恐後生惑之故特舉而正之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註杜

穿趙盾之役父昆弟子註安釋文攻如字本或作弒王引之云攻本作殺殺字隸或

耳趙穿殺靈公故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若但攻之而已則殺與否尚未可知大史

何由而書弒乎杜注宣子不出山而復曰聞公殺而還公殺正謂趙穿殺靈公則杜

所據本作殺明甚釋文攻如字亦當作殺如字今本作攻者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

不誤之釋文也殺又音試故別之曰如字鈔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引此正作趙

穿然靈公於桃園然即殺字也

宣子未出山而復註杜晉竟之山也盾出

衛反過寧寘贏從之及山而還韋注曰山河內溫山也傳曰及溫而還然則未出山

亦謂未出溫山也注未詳考衛案二說皆是也杜以大史言亡未越竟故云晉竟之

山耳未必有所據晉國多山然大行恒山皆在此北晉北

無與國趙盾之出蓋欲南奔魯衛王以溫山當之洵是

大史書曰趙盾弒

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註杜

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

註安惠棟云王肅曰此邶風雄雉之詩案今詩感作阻惟小明

懷戀則自遺憂

註詩作感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為備詩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註杜不隱盾

趙宣子古之良

大夫也為法受惡註杜善其為

註安惠棟云李厚菴曰此真非夫子之言也衛案三代君臣之義有與後世議論不

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私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

死之短長時也是春秋之時中君猶能知之故國君死社稷臣亦為之致死若死其

私自非私暱不敢為死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傳云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其人曰死矣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矣曰君

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

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及崔慶

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

有如上帝乃歎此其事也孟子亦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自後世言之若薄於

君臣之義者然唯此義也故人君慎於上臣民安於下上下相親國以長久自

此義不明人君縱於上臣民困於下故治世常少亂世常多亂臣賊子相踵而起後

儒見其如此也專責義於臣子於是有武王非聖人之論有孟子非淳儒之說原其

所由起以古人主仁而後世主義也乃如此條即蘧伯玉自近關出之意孔子稱伯

玉為君子則惜趙盾不越竟固其所也萬斯大毛奇齡焦循諸人祖李氏之意謂左

氏戰國之人見趙宗強而欲媚之乃託孔子之言以護盾惡噫亦甚矣但孔子惜不

趙竟者既在他國明己不與其謀可以免弒君之名矣非謂君臣義絕可以不討賊

也杜解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註杜黑臀晉

也杜解

註文公子

壬申

朝于武宮

杜壬申十月五日既無日而無月
註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

公子

杜詛盟
註誓

自是晉無公族

杜無公子故廢
註公族之官

及成公即位乃官卿

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

杜官仕也為置田邑
註以為公族大夫

又官其餘子亦為

餘子

杜餘子適子之母弟
註也亦治餘子之政

其庶子為公行

杜庶子妾子也
註掌率公戎行
安衛家公
註族餘子

公行蓋後世衛士之屬其負必眾初以公族為之其將領之者曰公族大夫今既無
公族故以卿適庶易之其與此撰者必眾不獨盾與栝傳舉二人者明盾不負恩耳
為之田以為公族但與之田以列仕籍而已未以為大夫也獨餘子不為制名仍名
餘子故曰亦為餘子杜云亦治餘子之政其說至公行而窮矣本或作卿之適子石
經宋本岳本無
子字今從之

公族

杜栝趙盾異母弟趙
註姬之中子屏季也

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

杜皆官
註名趙盾請以栝為

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杜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
註為適事見僖二十四年

曰君姬氏之愛子也

杜趙姬文公女
註成公姊也微君

車之族

杜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
註當為公族辟屏棄故更掌旄車
安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衛家公
註行之家世掌戎車之倅故名旄

冬趙盾為旄

車之族

杜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
註當為公族辟屏棄故更掌旄車
安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衛家公
註行之家世掌戎車之倅故名旄

使屏

車之族其官則有為卿者有為大夫者有為士為尉為司馬為宰夫者貴
賤不定隨才授之杜混官族而一之故以旄車為公行之官失之遠矣

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杜盾以其故官屬與
註屏季使為衰之適
安陸祭云以其故族者
註謂將領其族人非官

屬也傳遜云以適子為宗宜統其族人故以族人屬之衡察此亦杜混官族之過官
屬命於君安得私與之哉故族趙衰以前之族人皆是也以如能左右之曰以之以
陸云將領
之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杜牛不稱牲
註夫卜日

猶三望葬匡王

杜無傳四月
註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

赤狄侵齊

杜無傳

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杜再與文
註同盟葬

鄭穆公

杜無傳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杜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
註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

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
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及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
無望可也
杜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
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

士會入盟

杜鄭地為夏
註楚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士會入盟

杜鄭地為夏
註楚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

疆杜維水出上雒冢領山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杜王孫滿楚子註周大夫

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示欲偏周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

德也杜禹之安陸祭云禹之鑄鼎事不經見墨子夏后開命大廉鑄鼎於昆吾

言夏之方有德耳未必有所據墨子見尚書全經其書殘闕所引杜禹子也遠方圖物杜圖

山川奇異之貢金九牧杜使九州之鑄鼎象物杜象所圖物百物而

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圖鬼神百物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

若杜若順安惠棟云張平子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

逢不若案下傳曰莫能逢之杜氏云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

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謬當從張衡郭璞本作禁禦不若衡案禁禦

不若故魑魅罔兩莫能逢之若作不逢文義相復不可通螭魅罔兩杜螭山

形魅怪物安正義魯語仲尼云水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

罔兩水神註安正義魯語仲尼云水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則罔兩是木石

林之神則罔兩宜為川澤之神故以為水神也阮元云說文鼎字下引作螭魅罔兩

段玉裁云螭者轉寫之謬說文此字在虫部作离云山神獸形衡案正義引魯語明

知注謬而猶護其短疏家之常也莫能逢之杜逢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杜

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杜載祀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杜不可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杜

成王定鼎于郊杜郊今河南也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安正義律歷志云

百六十七年過卜數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

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杜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使戴桓之族

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

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杜

姑南燕姓安衛家傳云賤妾則非南燕伯杜蘭香夢天使與己蘭安正義

註女蓋公族為士大夫者之女

天者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已蘭即云余為伯儵儵即非天也伯儵不得自稱為
天天不得變為伯儵明是夢者恍惚之言耳儵案天不自與使伯儵與之故云天使
是天自天伯儵自伯儵文義明晰無所疑互若伯儵自稱天當言天與已蘭
今言天使與已蘭明有所使也孔不能辨使字之義謂藹者恍惚之言疏矣曰余

為伯儵

安釋文儵直留反惠棟云說文作儵非也

余而祖也

杜伯儵南

是為而子

杜以蘭為

安傳遜云以蘭之秀美甘界之耳而必曰名邪固矣衡

之與之蘭而燕姑請徵蘭故及穆公生名之曰蘭傳言之者天與人合穆

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杜媚愛也欲令

安傳遜云如是定之

既而文

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

乎

杜懼將不見信故欲計

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

妃曰陳媯

杜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

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杜

間

杜在僖二

誘子華而殺之南里

杜在僖十六年

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

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

杜葉楚地今

安正義諸侯天子攝行父事稱朝此公子士非天子亦稱朝者以

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

杜洩駕鄭

大夫

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

杜在僖三

石癸曰吾

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

杜姑姓宜為

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杜姑姓之女為后稷妃

安衡案傳以析字解姑其義已

今公子蘭姑甥

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充寵

杜充極

與

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

杜大宮鄭

以與晉平穆

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杜傳言穆氏所

天所

啓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

卷之十

九

杜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

安釋文承韋昭之罷反一作丞衛案

秦伯稻卒

杜無傳未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杜傳例

杜稱臣臣之罪也子公實弑

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

赤狄侵齊

杜無傳秋公如齊

齊

杜無傳告于廟

冬楚子伐鄭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

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

杜責公不先以禮

以亂平亂何

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龜於鄭靈公

杜穆公大

公子宋

與子家將見

杜宋子公也

子公之食指動

杜第二

以示子家曰他

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

杜所

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

杜欲使指

子公怒

深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與子家謀先

杜先公

子

家曰畜老猶憚殺之

杜畜

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

杜譖子家

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

杜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

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杜安衡案不能達其欲行仁之志也子家為正卿而不能討

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

又論不武以

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杜稱君謂唯書

以弑言眾所其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

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

所著宋王安石陳振孫朱熹葉夢得明陸榮郝敬輩相繼並起各摘其語以攻之至

清萬斯大毛奇齡焦循極其詆訾乃若此條至言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

賊而反為之先導甚矣其自信而果於誣先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

子之志非欲治天下國家以安兆民乎天下國家之亂必生於君失其道天生民而

立之君是天為民立君非使君肆於兆民之上也故孔子之脩春秋先正人君之道

苟失其道雖天王亦貶之不獨討亂臣賊子也故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

其唯春秋乎立明親受旨於孔子故舉弑君之例曰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言稱國稱人以弑君失其道以自取之為人君者不當如是君所為非謂君無道臣

殺之無罪也何為亂賊之先導之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取其大端而

言之不謂其義止於此故又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諸侯有罪天子正之桀紂有罪

湯武正之孔子取聖王之道寓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苟有可寓其道者雖王公亦
褒貶之非孔子褒貶之道褒貶之道即天也孔子代天示治國之道於萬世何舍無
道之君而專罪其臣哉苟明此義可無疑於左氏之為五明矣又案弑者試也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故雖有亂臣賊子不能急卒行
之必嘗試而後為之當其嘗試之時為人君者喻之能改其行而折其謀鄭人立
亦可以免禍矣然則變殺稱弑者亦所以警人君也杜云辟惡名未盡

子良杜穆公辭日以賢則去疾不足杜去疾子以順則公子堅

長乃立襄公杜襄公襄公將去穆氏杜逐羣而舍子良杜以其

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

為杜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

必殺之杜子文子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

教氏矣諺曰狼子野心安衡案野心不改在野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

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杜而語

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為令尹杜般子文之子越為司馬杜賈為椒諧子揚

為工正諧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杜賈為椒諧子揚

子越又惡之杜惡乃以若教氏之族圍伯嬴於轅陽而殺之杜

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杜

師于漳滏杜漳滏漳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教氏戰

于臯泚杜臯泚伯芬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杜伯芬越椒也

又射汰輈以貫笠轂杜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

汰輈杜汰輈明汰為滑也杜又射汰輈以貫笠轂杜

安正義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日

安正義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日

安正義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日

安正義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日

上也履軒以鞞為笠弓所湊雖亦無所據於義為長但戎事冠冑冑上戴笠恐不能安且據下文楚子之言伯棼之箭必大於常矢而能貫笠鞞則鞞應又大鞞大則笠亦從而大戴之以戰恐非所宜竊謂兵車無蓋尊者不能耐暑與雨故易之以笠亦有杠以揭之其有鞞猶蓋有部考工記部廣六寸此足以受大箭矣時夏五月楚國在南地必早熟楚子特置笠以禦暑耳非常法故他書不言也

獲二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

敖娶於邲杜邲國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

邲杜畜養也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杜夢澤

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杜告女私通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安釋文穀奴口反惠棟云穀廣雅作穀奴口反皆是穀釋文奴口反則唐初本尚作穀其作穀蓋自開成石經始而各本沿其誤耳然相承既久姑依今本而存其說於疏中謂虎於菟故命

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杜伯比所實為令尹子文杜鬬氏

其孫箴尹克黃杜箴尹官名克使

始自子文為令尹

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

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

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杜易其名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杜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杜高固

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安正義僖五年公孫茲如年注云娶於年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

衡家經云來逆叔姬傳釋之云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是高固特為逆女

來非因聘自逆也注疏固執非君命不越竟之義謂卿娶於他國者必因聘自逆然

則冬高固及子叔姬來亦與杜無傳不書日叔姬俱來聘邪可發一笑杜公不與小斂久齊高固及

子叔姬來杜叔姬寧楚人伐鄭杜叔姬寧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留公強夏公

至自齊書過也杜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秋九月齊

註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左傳輯釋 卷之十

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 安正義莊二十七年苦慶 於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迫而成昏因明也 註來逆叔姬文與此同 註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

來反馬也

註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 註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見出棄則將棄之歸故留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及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贊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衡案反馬示不復歸婦之義今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註杜為明年晉 註衛侵陳傳

其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及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杜言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贊明贊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衡案反馬示不復歸婦之義今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註杜為明年晉 註衛侵陳傳

夫婦親來反馬失禮意甚矣故書而譏之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註杜為明年晉 註衛侵陳傳

父救鄭伐陳 註杜為明年晉 註衛侵陳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 註杜無 註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註杜

大夫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 註杜邢丘今河 註內平泉縣 晉侯欲伐之中

行桓子曰使疾其民 註杜驕則數戰 註為民所疾 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註杜殪盡也貫猶習也

安正義劉炫云按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惡如物在繩素 註之貫不得為習也陸祭云韓非子云恐其以我滿貫也滿貫即盈其貫之意耳

殪書孔傳訓為殺是也焦循云習重也貫為錢貝之貫如以繩貫錢一一重之至於盈滿杜以數字明盈滿之意多一次戰則多一次民疾是為盈其貫正義謂盈滿其

心非是衡案疾病也猶言勞貫謂縱縱長有限故可得而盈矣貫錢盈縱喻行惡至其極也杜貫訓習貫貫如自然之意焦以為重義究其所言乃是釋盈非釋貫也

周書曰殪戎殷 註杜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 安陸祭云如注意以戎為兵則殪字宜倒向戎字下於文不

順書蔡傳以為殪滅大殷者是也爾雅訓戎為大揚雄方 此類之謂也 註杜為

言齊魯陳衛之間謂大曰戎書稱戎殷猶詩言大商耳 此類之謂也 註杜為

五年晉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註杜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 安衛

滅狄傳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註杜不書為成二年王甥舅張本 註案

注疏謂王使卿逆后而公監之然此亦獨使召桓公逆王后不言別使卿與桓八年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同乃知襄十五年傳卿不行非禮也者指單靖公途留不往

齊蓋祭公單靖公及此召桓公皆三公兼卿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註杜 九年

士者故傳以卿言之非卿逆而公監之也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註杜 九年

年傳所稱厲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註杜 二子鄭 伯廖

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註杜 二子鄭 伯廖

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 註杜 離下震 之離 註杜 上豐

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

其家闕其戶闕其無入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註安 衡

繫辭云，爻言乎變者也。凡爻辭就變象而說之，故必言九六。乾初九潛龍勿用，初爻變下卦為巽，巽人也，故曰潛龍。九二見龍在田，二爻變下卦為離，離明也。二與五應，在中用事，乃大臣之位。田生九穀以養人，有大臣之象，故曰見龍在田。又有就全卦取象者，然要亦不出乎變爻。故既引爻辭，雖不撰著成卦而變義自在，故云豐之離也。

弗過之矣。問一歲鄭人殺之。

杜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杜傳，書旱而不書，無傳，書旱而不書，無功或不書。

安衡案，雩而得雨，則書雩而

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杜傳，雩無功或不雩。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伯于黑壤。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杜傳，公即位，衛始脩好。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杜傳，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

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桓公周卿士，衛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敵者尊卑之別也。

晉侯之立也。

杜傳，在二

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杜傳，黃父即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杜傳，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杜傳，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杜傳，昨日之禮，安正義，繹又祭，釋祭文孫

戊子，夫人嬴氏薨。

杜傳，宜公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安衡案，不書朔，蓋史失之。杜以據其所作長歷耳。

祭也。祭無傳，宜公母也。

無傳，月三

安衡案，不書朔，蓋史失之。杜以據其所作長歷耳。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杜敬諡嬴姓也及哭成喪故稱葬小君雨不克葬庚寅

日中而克葬杜克成也城平陽杜今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杜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獲秦謀殺

諸絳市六日而蘇杜蓋記也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

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杜舒蓼二國名安正義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

舒蓼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陸榮云羅泌曰蓼與舒蓼別蓼阜陶之後偃姓若舒又自一國傳之三年滅矣預既妄分舒蓼為二國名孔氏遂以為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臆說也今案孔知杜失不

正言規之而云轉寫之誤即如所言第云國名足矣何以加一字乎尋杜前後訓釋並無此例足知非也其引釋例以羣舒為一楚子疆之杜正其界也及滑汭杜

滑水名盟吳越而還杜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疆吳越服從晉晉克有蠱疾杜

以喪志郤缺為政杜代趙盾秋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杜朔盾之子代晉克為成十

七年晉童怨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菲杜記禮變之所由菲所以引

郤氏張本

以下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杜懷思也城平陽

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杜言晉楚爭強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杜無傳公至自齊杜無傳夏仲孫蔑如京

師齊侯伐萊杜無傳秋取根牟杜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八月滕子卒杜

未同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

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杜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冬十月癸酉

衛侯鄭卒杜無傳三與文同盟安正義文七年盟于扈十四年于新城唯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

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洩冶

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九年春王使來徵聘杜徵召也言周微也徵聘不書徵加諷諭不指斥夏孟獻子聘於

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杜安衡案經書春王正月公如齊夏仲孫蔑如京師兩事並書魯親與國而輕王室之意自見所謂

左傳耳澤

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傳舉事實而釋之曰王使來徵聘夫公數朝于齊而周則徵而後聘之其為非禮大矣傳之釋經多以記事明之後儒習見公穀釋經遂言左傳粗於經

也杜謀齊陳侯不會杜前年與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杜

不書諸侯師林杜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

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杜二子陳卿夏

陳大夫御叔妻表安釋文相女乙反說文云日日所衣裳也衛案婦人洩冶諫

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杜宣示安陸榮云宣明也楊也衛案效本且

聞不令君其納之杜納藏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

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

之謂乎杜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杜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焚杜柳

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杜自是晉楚

十二年卒有楚杜子入鄭之禍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杜無齊人歸我濟西田杜元年以賂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杜無傳不書己巳齊侯元卒杜

齊崔氏出奔衛杜齊略見舉族出因公如齊五月公至自

齊杜無安衛案傳云公如齊奔喪正釋突已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公杜無傳歸父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杜鄭及楚秋天王使

王季子來聘杜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

大水杜無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

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杜既葬成君故饑杜無傳有水災楚子伐鄭

左傳卷之十一

左傳卷之十一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杜公比年朝齊故夏齊

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杜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

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杜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

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杜

違奔故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杜上某氏者姓下某名安正義大夫受氏當

守臣言守宗廟之臣也僖十二年管仲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彼謂天子命之為守

國之臣與此異也衛家大夫輔君以守其國故謂之守臣義與稱國高為二守同如

守其宗廟自是人臣私義不得稱為守臣矣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杜

之使謂聘安正義劉炫以為玉帛之使謂國家有一不然則否杜思好不接安

衛案使命不通則非公如齊奔喪杜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

同好之國故不告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

似君徵舒病之杜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公出自

其廢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杜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

公來報聘杜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師伐邾取繹杜為子家如齊傳季文子

初聘于齊杜齊侯初即位冬子夏如齊伐邾故也杜魯侵小恐為齊國所討故往謝

武子來報聘杜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杜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

家之棺而逐其族杜以四年執君故也斷葬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杜楚復伐鄭故受盟也

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安惠棟云鄆氏曰今此亭在平城西北長公孫歸父會齊

人伐莒杜無傳秋晉侯會狄于橫函杜晉侯往會之故以秋為會主橫函狄地冬十月

楚人殺陳夏徵舒杜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丁亥楚子入陳杜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

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微舒之後納孔孫寧儀行父子陳註二子淫昏亂人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註安衡案傳云書有禮也是惡善楚復陳非二子有功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

服也註杜傳言楚與晉押主盟楚左尹子重侵宋註杜子重公子嬰王待諸鄭註杜鄭

地令尹為艾獵城汜註杜艾獵孫叔敖註安正義世本艾獵為叔敖之兄又孫叔敖碑云註多誤本不必然惠棟云服杜皆云

為賈之子孫敖案世本艾獵為叔敖之兄又孫叔敖碑云註多誤本不必然惠棟云服杜皆云君名饒字叔敖以艾獵為叔敖名此服杜臆說世本是也使封人慮事註杜封人慮事謀慮計功註安正義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說則計功史書多有無慮事謀慮計功註慮之語皆謂探度前事也顧炎武云慮籌度也惠棟云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先鄭亦謂謀慮其事服虔曰封人司徒之屬官阮元云宋本岳本足利本注謀作無按正義當作無衡案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封人掌土功之事故使之慮事也據正義注謀作無是也其二云無則慮之說則計功則非也無慮指

都數謂總計築城之功役然解慮為無慮竟屬強說顧說可從以授司徒註杜司徒掌役量功命日註杜命作日數分

財用註杜財用築具註杜榦榦註安正義榦所以當牆兩邊鄣土者也榦

土者平板榦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榦案榦在兩邊榦在兩頭皆立木以障板故杜以榦訓榦平板榦者乃分築之法分衆為數隊平分每隊所築以均勞逸如此用力

專而成功速築作之法莫善焉若齊其稱審築註杜量輕重審註安正義審者高下凡築城者皆然何足異而記之哉

築者築土之杵稱審築者量其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榦案審運土也築築牆也既平分板榦乃量其所用運土與築牆之力以付役人使之無不堪之憂焉

程土物註杜為作註安衡案程品也物色也預定土色之品程不得用麤惡之土

鐵番舉之屬則與上議遠邇註杜均勞註杜略基趾註杜趾城足也註安衡案趾行城

具餼糧註杜餼乾註杜度有司註杜謀監註杜事三旬而成註杜十日註杜不愆于素

杜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安衡案傳言楚多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

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註杜赤狄潞氏最強秋會于欒函眾狄服

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

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杜勤則功繼之安衡案有繼久而不絕也從猶就也

曰文王既勤止杜勤以創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為陳

夏氏亂故伐陳杜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安王引之云動謂驚懼也昭十八年將有大祥民

震動震動猶震驚也爾雅曰震驚懼也震動也宋衷注春秋緯曰驚動也義並相通史記陳世家作謂陳曰無驚是其證矣衡案動可訓驚矣然此讀如字為長蓋楚子

慮陳人禦之欲速成其功故謂之曰女勿動女手足以禦我軍我將討於少西

氏杜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杜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

陳杜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杜靈公子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

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

侯縣公皆慶寡人杜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

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杜抑辭也而奪之牛蹊牛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

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安

衡案歸歸諸侯也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

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杜叔時諫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安衡案

俗有此語故云所謂乃復封陳邲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州邲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杜沒其縣陳本意全以

命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杜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微事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

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左傳輯釋卷十終

三傳輯釋

卷之十

左傳輯釋卷十終

三傳輯釋

<p>曰文王受命而王</p>	<p>曰文王受命而王</p>	<p>曰文王受命而王</p>	<p>曰文王受命而王</p>	<p>曰文王受命而王</p>	<p>曰文王受命而王</p>	<p>曰文王受命而王</p>	<p>曰文王受命而王</p>	<p>曰文王受命而王</p>	<p>曰文王受命而王</p>	<p>曰文王受命而王</p>
----------------	----------------	----------------	----------------	----------------	----------------	----------------	----------------	----------------	----------------	----------------

